



Piao

飘 下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徐 潜◎主编

杨 涛◎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Piao

飘 下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徐 潜◎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飘/ (美) 米切尔 (Mitchell, M.) 著; 杨涛译写.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2 (2008. 12 重印)

书名原文: Gone With the Wind

ISBN 978-7-80626-008-1

I. 飘... II. ①米... ②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缩写本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405 号

飘·上卷 (上下卷)

原 著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Mitchell, M.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杨 涛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5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26-008-1

定 价 50.00 元 (全二册)

导 读

在古老的南方有着大片的棉田，也滋养出大量的骑士、淑女，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他们演绎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明……

本书以美国著名的南北战争为写作背景，以女主人公思嘉同维希礼、瑞德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虚实结合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时代画卷。

书中突出阐释了“人性”二字，从个性鲜明的思嘉、不拘一格的瑞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有悖于传统和道德，体现着“人性”需要的行为方式，或者说这才是纯粹的美国精神的体现。

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物竞天择”这是每个人、每个时代都要面临的问题，书中男女主人公那种按照自己人性尺度生活的决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本书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在49岁的一生中，只发表了《飘》这一部长篇小说，但其作品影响之大、之广

泛、之深远，却是作者也始料未及的。

毋须赘言，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书中，去感受那最后的骑士和淑女，主人和奴隶……

目 录《飘》

第一章	陶乐庄园的奥哈拉小姐	1
第二章	十二橡树园	19
第三章	寡妇与船长	38
第四章	战争的阴霾	76
第五章	重建家园	110
第六章	维希礼归来	129

目 录 《飘》

第七章	借钱	139
第八章	第二次婚姻	174
第九章	可怜的弗兰克	193
第十章	巴特勒夫人	216
第十一章	美蓝之死	242
第十二章	感悟真爱	266

第七章 借 钱

1866年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思嘉在爱伦的账房里给白蝶姑妈回信，告诉她自己暂时不能到亚特兰大去和她做伴。

天气十分寒冷，手一会儿就冻僵了，她不时放下笔两只手来回地搓，她的脚使劲往专门用于冬天取暖的棉絮里伸，但依然冻得发麻。正写着，她听到威尔的假腿咯噔咯噔地走进了过廊，向账房这边来了，思嘉放下了笔。

近来思嘉专心一意从事陶乐的生产，对于外界的事情一点都不去注意。家里有威尔跟维希礼两个男人，到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那边都是他们俩去，她就可以一直不开陶乐。

战争结束后，思嘉并不知道这儿的一切都变了。对于饭桌上两个男人所谈论的战后的一些新闻，她根本不听，即使听到了也不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而为了不让她伤神，有些事情，两个男人也故意瞒着她。

事实上现在的佐治亚州是在北方佬军队的控制下。每个地方都设有黑人事务所，他们掌握着地方政府，制定着为自己服务的法律。军队给事务所撑腰，有谁胆敢对黑

人事务所不满，就会被立刻逮捕。大到地方政务，小到学校、医院，甚至一个纽扣儿的交易价格，都在军队的监督之下。在这方面，幸而思嘉把对外的一切都交给威尔去管，他也有意不让她介入这些事。威尔对人向来心平气和，因而有许多麻烦问题都给他解决了，他尽力不给思嘉再添麻烦。但是现在遇到了大问题，他实在是办不了，就跑来跟她说了。

思嘉听见他停在门口半天没有动静，便叫了他一声，威尔这才应声而入，只见他一双耳朵冻得通红，头发乱蓬蓬的，嘴角带着笑意。

“思嘉小姐，这几天我从外面探听到似乎有人看中了陶乐庄园，把这里的税额报得非常高，据我所知是全区最高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少钱？但是我知道你要是交不起这笔税的话，陶乐就会被政府拿去拍卖。这件事我还没查出是谁干的，但我感觉好像与咱们这儿原来的管家威尔克森有关。”

“哦，该死的！他们到底要我们再缴多少税款呢？”思嘉听了这事立刻嚷道。

“三百块钱。”思嘉听见了这个数目，便吓呆了。

“我的天！我们到哪里去凑三百块呀？我现在只有——只有十块钱！”她的声音在发抖，说话都有点儿不成句。

“哦，不过，威尔，他们不能拍卖陶乐——”

他那温和暗淡的眼睛里涌动着仇恨，这是思嘉从没见过

过的。

“小姐，他们能，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是存心要卖掉你的陶乐！按他们的规定那些南方叛徒和北方佬的提包客人人都有选举权，而我们南方原来稍有身份的人都没有选举权。按他们的要求，我是有选举权的，但让我与威尔克森一伙为伍，我是万万做不来的。然而恰恰是威尔克森这些人现在说话顶用，他让你交多少税你就得交多少。而且现在黑人都翻了天，他们为所欲为，就因有黑人事务所和军队做后盾。至于我们，既没有选举权，又有什么办法呢！”

“选举！”她不解地问道。“这和税款有什么关系呢？威尔，你别想什么选举了，咱们的陶乐要紧……好在陶乐的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它是个出色的农场，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它抵押出去，或是把那个北佬的钻石坠子卖了。”

“小姐，你怎么聪明人说傻话呀？现在大家都自身难保，谁会有钱买你的农场？你能抵押给谁呢？北方佬提包客们的一双双贼眼，正盯着陶乐呢！再者说了，现在谁有闲钱买你的耳坠子？你现在还能有十块钱，已经是富翁了！”

两个人陷入沉默，谁也拿不出办法。

“我们该怎么办呢，思嘉小姐？”

“我也不知道，”她茫然地说，她觉得非常疲惫，腰都发酸了。“可是你千万别让我爸爸知道，我不想让他操心。”

“这件事你没跟威尔克斯先生说吧？”

“还没有。”

“他在哪里？说不定他有办法。”

“他现在在果园里弄栅栏，我来时听见斧子声了，他好像也没钱。”

“难道我就不能和他说说吗？”她一面酸不溜丢地说，一面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现在跑去见维希礼，一定不会遇见媚兰。

她循着斧声向果园走去，树枝孤零零地矗立在寒风中，潮湿的枯草冷冰冰地渗入她的脚。维希礼正在劈木头做篱笆，原来他们的篱笆都给北佬毁完了，现在正要修补它，这实是一桩十分辛苦的工作。她在一棵石榴树旁边拐过一个弯，看见维希礼倚着一柄长斧站在那里，正拿手背擦着额头上的汗。他身穿一条破旧不堪的本色布裤子，上身破衬衫还是父亲的。他的外衣挂在一根树枝上，因为干这种力气活是热得很的。看见维希礼身上这么褴褛，思嘉心里觉得很可怜。

他一看见思嘉走近了，就停住手站在那里等她了。

“人家说林肯也干过木匠，”他自嘲地对走近的思嘉说道。“看来我也大有希望。”

思嘉对维希礼式的自嘲很不满意，她简要地把威尔带来的消息说了一遍，说完了顿觉浑身轻爽。但她并没有等来预期的回答，她以为他会有办法，但他始终没说话。后来见她在风中发抖，便把树上的外衣取下来披在她身上。

她忍不住打破了沉默：“我们得想办法去弄钱。”

“没错，”他搭话道。“可是有什么办法？”

“我是在问你呀。”她不大满意地说道，还没卸下的担子又压回到她的身上。

“我在回来以后的几个月里，就只听见说一个人是真正有钱的——亚特兰大的瑞德·巴特勒。”他笑了笑说。

“我不想谈这个坏蛋，”思嘉截断他的话，“看看我们怎么办吧？”

维希礼放下斧头，若有所思地用眼睛看着远处，仿佛看到一个她所不能跟去的地方。

“我有一个想法，”他说道。“陶乐有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南方也一样。”

她对他的话十分气恼，她知道维希礼帮不了她了，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但这是不争的事实。

“维希礼，别说没用的话，我们现在说的是税钱。”

“你现在来，是希望我能帮你想个办法，我知道，但我无能为力。”他看着地上的斧子和木头，眼神里透着绝望。

“思嘉，我什么都没了，我的家，我的钱，都离我远去了，我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已经崩溃了。我是那个时代的人，我没有能力适应现在的生活，也愈加不正视新的现实了。”

她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但她有理由相信，她就要走进他的心灵了。

“这是我的老毛病，战前我就喜欢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他停了一下。“说明白点儿，我是个懦夫。”

思嘉根本就不同意他后面的几句话。

“维希礼，你并不是懦夫，懦夫是不会有战场上冲锋陷阵的。”

“战争就像是喝香槟，它能醉倒勇士，也能醉倒懦夫，而现实却大大不同。它是我所接受不了的，我也总想逃避它。”

他的话说得缓慢，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在旁观自己，如果是别人这样说话，思嘉一定要当他是故弄玄虚，但现在她觉悟到维希礼并无假意，而且她发现他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神情。

“维希礼，你有什么可逃避的？”

“哦，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用语言表述出来，别人听见了一定要觉得好笑的。其中大部分，就在于我喜欢和生活保持一个恰到好处距离。可是现在，生活却离我那样的近，变得那样的现实，现实到我不能不跟生活里的许多简单事实去接触了。譬如我现在在这里劈木头，我心里并不觉得痛苦，我所觉得难过的是为什么要劈木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一直就生活在幻象之中，我不愿意这样过于真实过于有生气的事物闯进我的生活。”维希礼低诉着自己不尽的忧伤，她能了解到他的情绪，却无法走进他的内心，但是她想媚兰也许懂得

的，于是她大觉失望了。

“思嘉，你可能不理解我说话的意义，那是因为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你是个过于真实、过于有生气的人，你具有一个狮子的心，同时又完全没有想象力，这两种品性是我所没有的，你从来不怕去正视现实，也从来不像我这样要想逃避现实。”

“逃避！”

这两个字仿佛是他刚才说的许多话里唯一可以懂得的字眼。她以为维希礼也跟她自己一样，也是倦于奋斗要想逃避了，于是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哦，维希礼，”她嚷道，“你错了，我和你一样想逃避，对于这里的一切我都觉得厌倦了。”她的话并没有引起共鸣，他的眉毛一挑，表示不可信，她则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在他的肩头。

“听我说，”她说得很快，一句紧接一句。“我对于这一切都觉得厌倦了。你知道，为了生存，我不得拼死拼活，但是现在，我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南方已经是北方佬的天下了。维希礼，我们一块逃走吧！”

“你跟我两个人去墨西哥，那儿正需要军官，我们到那里一定生活得很幸福，我什么事都会替你做。反正你又不爱媚兰，你是爱我的——”由于激动，思嘉的脸涨得通红。

维希礼将身子凑近一步，抓住她的肩膀，说道：“不，我不爱你，我是爱媚兰的，你以为我会丢下媚兰跟孩子一

走了之吗？你更不能丢下你的爸爸不管的，就算你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但还得过下去。丢下亲人不管，你做得出来吗？”

“我，我做得出来，我恨他们，我恨这样的生活——”

他和她挨得那么近，她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她等待他拥抱她，但他不过抚弄一下她的肩头，走开了，他把她当成了渴望慰藉的孩子。

“我知道你身上的担子让你感到厌倦了，所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思嘉，你要相信，将来我是会帮助你的，少给你找麻烦——”

“你要帮我就得带我离开这里，到别处重新去找快乐。”

维希礼没有说话。望着他那平静的眼神，她的一腔热情顿时化作一阵伤心，她将头埋在他的手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有点发慌，从没见过她哭过，在他眼里她这种坚强的女人是不会哭的，但她就站在他面前哭泣，怜惜之情顿然而生，一下把她搂入怀中。她的头靠在他的胸膛，他是那么温柔地抚慰她，还柔声安慰道：“亲爱的！你是勇敢的，你不要哭！你决不能哭！”

他感觉到她在他怀里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她的身子紧紧地贴着他，她浑身洋溢的温柔与热情，她那绿色的眼睛里放射着热烈的目光，这使得维希礼暂时忘却了那遥远的空间，他突然感到寒冷的冬天消失了，仿佛春天又回到了

人间，他又重新体验到从前那种鸟语花香的境地，重新尝味到从前那种热情蓬勃的心情了。他情不自禁地扑下去吻住了她，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觉得耳朵嗡嗡直响，她听见自己心在狂跳，她的身体仿佛溶在他的身体里，他们的嘴唇一直都胶在一起，他们俩的身体也仿佛合二为一了。

不知有多久，维希礼猛地将她推开。她险些摔倒，急忙抓住身边的栏杆。她把一双燃烧着爱和胜利的眼睛还给了他。

“你爱我，你就是爱我！你快说呀！”

“不要！”他抓着她的肩头的手在颤抖，眼里充满着痛苦和绝望的神情。“不要这样，你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对你非礼了！”

她笑了，她笑得很开心，笑得忘了自己身在何地。突然间，他抓住她的身体，将她狠命地摇了起来，直摇得她的头发统统披散在肩膀上。

“我们决不能这样！”

她不明白他这是怎么了。

“都怪我，没你的事，再不会发生了，我会带媚兰她们离开。”

“离开？”她绝望地喊着。“不许你离开！”

“我已经决定了，我必须走，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不能不走，而且，我，我怕会再发生——”

“可你是爱我的，维希礼，你不能走——”

“是的，我爱你，爱你的勇敢，爱你的顽强，爱你的热情，爱你的无情。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为了这份爱，我差点践踏了好心收留我全家的陶乐，为了这份爱，我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抛到脑后，为了这份爱我几乎要对你非礼了——”

她的大脑已经不听使唤了，情绪一下子经历了热的高峰又冷到了极点，她有点纳不过闷儿来，但还是挤出了一句话：“你想要我，却又没要我——看来你并不爱我。”

“你怎么才能懂得我呢？”

两个人面面相觑，思嘉觉得疲倦极了。

“你变心了，你不要我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才打破僵局。“现在什么都完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值得我爱的东西，陶乐也要完了。”

“不，你说错了，”他说着，脸上又恢复了她习以为常的嘲笑。“有一件东西是你极爱的，你爱它超过爱我，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那就是你的陶乐。”

他上前去，在她那潮湿的手里塞进一团红泥土，然后把她的手指合拢。她看了看红泥土，又看了看他，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但有一点看清了，他还是原来的他，谁也休想改变，他会永远守着媚兰。在他心中，忠诚、誓言、名声比她更重要。

“是的，不错，”她说。“我还有这件东西。”维希礼的话使她自然而然地想起陶乐四周的一片红海来，过去，她已经付出了很多辛苦，将来，她还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